

张刚

■

重庆巫山,长江三峡中的山水之城、美丽之地。

万里长江涌流于巴渝大地的奇峰异壑,滔滔江水从夔门天险夺路而出,便来到了长江三峡中的第二峡巫峡。

幽深秀丽的百里巫峡,峡中有峡,亦是闻名遐迩的天下绝景。

长江三峡的神话传说离不开县城以东15公里处的大江北岸巫峡核心景区的神女峰。青峰翠屏间,一根人形石柱宛若一位亭亭玉立、绰约多姿的美丽少女,故名神女峰。每当云蒸霞蔚时,她便好似披上了绮丽曼妙的薄纱,脉脉含情,楚楚动人。

陆游《入蜀记》是这样记述她的:“峰峦上入霄汉,山脚直插江中,议者谓大、华、衡、庐,皆无此奇。然十二峰者不可悉见,所见八九峰,惟神女峰最为纤丽奇峭,宜为仙真所托。”

巫山高峻、巫溪深长,云雨幻化间,滋润了历代无数过客骚人的生花妙笔,留下的诗篇灿若繁星。

初唐四杰之一的杨炯在《巫峡》诗中云:

“三峡七百里,唯言巫峡长。”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元稹、刘禹锡、苏轼、陆游等在此都留下了精彩篇章,它们与浩浩长江同频共振,形成了一条代代相传、绵延不绝的文化江河。

■

作为三峡库区的重要生态屏障,巫山肩负着护卫母亲河“一江春水向东流”的责任。近20年来,巫山人孜孜以求、久久为功,踏石留印地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探索出了一条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和谐共生一起成长的新路。

当地朋友吴先生是地地道道的“巫山通”,他给我讲述了一颗脆李书写生态传奇的故事。巫山全县面积2958平方公里,其中山地面积占96%,石漠化问题较为严重。

最典型的是曲尺乡,石漠化土地占到总面积的七成,石头山“一眼望不到头”,村民们祖祖辈辈只能依靠“三大坨”(洋芋、芭谷、红薯)维持生计;石漠化地貌“关不住水”,几

乎是年年有旱灾,雨季还易发滑坡和泥石流灾害。

专家团队历经4年的试种比选,破解石漠化千年难题的突破口,选中了耐旱固土、品质优良的本土品种巫山大李子,本世纪初叶开始在曲尺乡试种,技术员队伍进驻长江两岸的各个村组,“包供苗、包栽植、包管护、包成活”。试种成功后,2005年开始在曲尺乡重点发展。2015年在全县规模化、标准化、产业化推广种植。

“土壤瘠症”石漠化就这样在“当代华佗”的回春妙手间一年年地治愈和康复,荒山变成了青山、青山变成了金山,“真的是人不负青山、青山绝不负人啊!”

老吴真情的讲述令我感动和钦敬。如今,曲尺乡的石漠地表都披上了绿装,全乡最初的几百株种苗已蝶变成绿意盎然的万亩果园,且生态价值转化成了经济价值。

今年7月5日,巫山机场,一群载着脆李的无人机降落机场,静候一旁的机器狗立马背负

果箱向停机坪进发,半小时后,脆李专机准时抵达,旋即,一箱箱鲜果迅速有序地装满机舱,专机在人们的欢呼声中起飞,标志着2025年脆李航班顺利启航,由此开启了巫山“水陆空铁”多式联运立体物流机制,推动巫山脆李更快更好地送往各地消费者的餐桌上。

新质生产力赋能巫山脆李别开生面的开园上市仪式,炫酷的现代感中洋溢着神女故里的诗意和浪漫,巫山的脆李产业怎能不发展和壮大呢?

■

年轻的时候,我看过电影《等到满山红叶时》。片中三峡地区那绚丽的红叶,几十年来一直在我的心头摇曳,如今深入实地,我收获有了新的认知:三峡红叶冠中华,巫山红叶半三峡。

巫山人对红叶的炽烈热爱,既有暂把影片中“满山红叶似彩霞,彩霞年年映三峡”的歌词变为实景的坚定追求,更有作为长江母亲河守

护人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践行者的自觉担当。

自然生态和历史人文是巫山的两大优势。巫山大力推动文旅发展,2007年以来年年举办重庆长江三峡(巫山)国际红叶节,2012年以来年年举办巫山神女杯艺术电影周。红叶满山、光影交织,以旅彰文、以文塑旅,红叶节和电影周已成为重庆文化旅游节庆活动的新品牌。

漫步江畔眺望风景,远处依稀可辨的是长江北岸巫山主城区层层叠叠映入天际的城市轮廓,与其隔江相望的是可零距离观赏巫峡漫山红叶和漫天云雨的三峡龙脊徒步线路;近处则是紧邻小三峡和神女景区下巫峡口的江东新城,展示着山环水绕、江峡相拥的山水之城的独特魅力。

此时,夕阳的光芒洞穿灰褐色的云层,万千金黄、黛赭的线条畅直地喷涌而出,奔泻于屏列的奇峰峭壁之间,播洒于高峡平湖之上,漾起纯净得让人心悸的朵朵光影……这一派因人而美、天人合一的峡江山水,铅华洗尽、珠玑不御,真的是世所罕见的天下美景啊!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是这样的吗?是这样的。

寻找沙坪小屋

史良高

那年从乌镇回来,抵达桐乡已是灯火阑珊,想去石门湾拜谒丰子恺故居缘缘堂,竟成了一个近在咫尺的梦。

定居重庆的日子里,我想无论如何再也不能错过沙坪小屋了。

沙坪小屋对我的诱惑源于丰子恺先生的那幅漫画:一升篱笆,一方小屋,两株芭蕉,远处青山隐隐,恬静,田园,悠然。

在战火纷飞的时代,能有这样的小屋,足矣。殊不知小屋的外墙并非砖砌石垒,乃薄薄的竹片所为:夏天可在墙上烙饼,冬日寒风恣肆徜徉。屋里有老鼠也有蜈蚣,床上有臭虫也有跳蚤,至于苍蝇、蟑螂、百脚虫更是毫不见外,与先生一家人和平共处,其乐融融。

沙坪小屋不是丰子恺的家。先生的家远在三千里之外的运河岸边,那里有青砖黛瓦的江南古镇,有朱栏粉墙、轩敞明爽的边缘堂。那里不仅是先生的出生地,更是他绘画艺术的源泉。石门湾,赋予了丰子恺先生无尽的创作灵感!可恨日寇烧杀淫掠,灭绝人寰,一夜之间竟让缘缘堂夷为一片焦土。

1942年,丰子恺先生应花鸟画家陈之佛之邀,任国立艺专教授兼教务主任。在兵荒马乱的日子里,先生一路颠沛流离,跌跌撞撞,方抵重庆。立足之后历经艰难困苦,终于在重庆沙坪坝自建一座沙坪小屋,让家人有了遮风避雨之所,也开启了丰子恺先生生命中的一段山城时光。

来到重庆的丰子恺一边教学,一边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不久,一幅名为《江流石不转》的漫画轰动大后方。这幅画取自唐代大诗人杜甫《八阵图》:“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作品中,众志成城的石头顽强地砥柱中流,任凭狂风恶浪冲击,我自岿然不动。寓意日寇如洪水猛兽恨不得吞没神州,伟大的中华民族团结一心,抗战必胜!

1943年出版的《子恺近作漫画集》中,那幅《小主人的腿》简直让人惨不忍睹

——一只饿狗从死人堆里叼着一条血淋淋的人腿。那,就是惨无人道的大轰炸的“杰作”!《轰炸二》里的镜头更是令人发指:在日寇飞机的轰炸下,一位失去头颅的母亲怀抱婴儿,婴儿还偎在母亲怀里吮吸母乳。画面有词《梦江南》:“空袭也,炸弹向谁投?怀里娇儿犹索乳,眼前慈母已无头,血乳相和流。”

都说,丰子恺的画,多写身边平凡事,表现的是小可爱、小情趣、小题材,可是,在抗战烽火硝烟里,先生所表达的主题又是多么的阳刚血性,金刚怒目。多么的大悲悯,大气象。眼球里喷出的都是炽烈的岩浆!

因国立艺专的经费捉襟见肘,两年之后,丰子恺先生辞职了。辞职之后的他悻悻然回到了沙坪小屋,可此时的先生既没有杭嘉湖的染坊,也没有祖上留下的石门湾田产,羁旅他乡,身无分文,可一家人还得过日子。他不得不重操旧业,卖画作,办画展。

于是,一幅幅作品就这样走出了沙坪小屋,走向全国各地的书报杂志:譬如搭乘重庆的黄包车,就有着其他城市无法享受的待遇——坐车人和拉车人共同抬着车子爬坡。山城参差错落的一道道梯坎,在先生笔下是多么的幽默诙谐,重庆,又是一座多么有个性的城市!聚集的下江太太与当地小贩,各自模仿对方语言,讨价还价,这又是多么的搞笑滑稽;警报解除了,爸爸前头走,满娘后头走,阿姊、佩贞、恩哥拿了芦花中央走……那种愉悦,那种心境,那种深意,是劫后余生的庆幸,更是在烽火飘摇里,对寻常日子的珍视。

想去沙坪小屋,当然远不止这些,还有那只毛色雪白,叫声雄壮,气度轩昂,放荡不羁的鹅。在一个个凄风苦雨的日子里,唯有这雪白的东西,让先生充满了乐趣与灵感,使沙坪小屋生机盎然。

除了鹅,小屋里还有绝不摇尾乞怜、贪婪食肉的鸭子,以及几只与人争食、常常将小屋弄得一片狼藉的猫。可先生不以为然,乐与小动物们和谐相处。先生,

真真是诠释“宠物”一词的人。有一帧黑白照:先生头顶上竟然卧着一只白猫。冲着这些,我没有理由不去瞻仰心仪已久的沙坪小屋!

可是,寻寻觅觅,我找到了沙坪坝正街,却怎么也找不到庙湾特5号。附近既没有丰一吟(丰子恺幼女)女士笔下的门前刻着“皋庐”的砖瓦房,更不见那家私人诊所。

我踏着当年印有先生足迹的路面,徘徊,搜索,张望,不断地拦住行人,礼貌地咨询,可行人匆匆而来,又微笑而去。借用先生的那句词——且问小屋今何在?齐搔首。

想想也是,一片竹片房,先天本就不足,怎么经受得了几十年的风雨剥蚀?

没有找到沙坪小屋,我倍感黯然,只好坐在电脑前悄悄抹去我本已拟好的文章题目,可仍然心有不甘,于是开始查阅关于先生的资料。

巴金说,他是一个“与世无争、无所不爱的人,一颗纯洁无瑕的孩子的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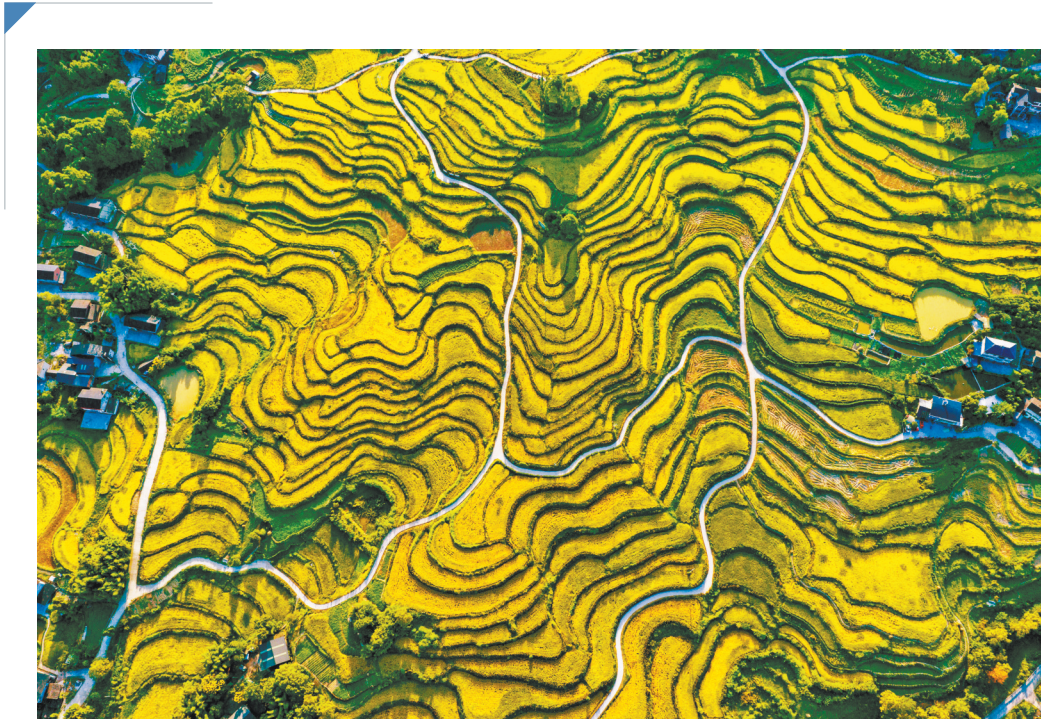
朱自清说,他“把发生在战争中最普通且凶险的事以谈笑的形式记录下来,非但没有自嘲自讽,抱怨牢骚的感觉,更是透露出身处逆境的乐观精神,有一双发现快乐的眼睛”。

叶圣陶说,“子恺的画开辟了一种新的境界。”“有非凡的能力把瞬间的感受抓住。”

朱光潜说:“他的人格一如他的画品般简约,而这种简约并不是少,是没有多余的奢套与俗气。”

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在《《缘缘堂随笔》译者的话》中说:“我觉得,著者丰子恺,是现代中国最像艺术家的艺术家。这并不是因为他的多才多艺,会弹琴,作漫画,写随笔的缘故,我所喜欢的,乃是他的像艺术家的直率,对于万物的丰富的爱,和他的气品、气骨。”

评价的虽不是沙坪小屋,却是沙坪小屋的为人哦。沙坪小屋虽已不在,但先生笔墨的温度并未消散,它氤氲成跨越时空的暖意,缓缓流淌。



《金色田园》

刘纪涓 摄/视觉重庆

父亲的自行车

白志勇

父亲离去已有15年了,可我对他的思念从未淡去。记忆里最鲜活的,是那辆永久牌自行车。

那辆老式自行车最让我着迷的,是车子右边的铃铛——亮闪闪的金属盖下面,露出一截兔子尾巴似的按钮。父亲用大拇指轻轻一按,“叮铃铃”的声音能传出去老远。

过节时,父亲总会骑着那辆自行车,载着我和母亲去外婆家团圆。车把手上挂满礼物,我坐在前梁上,左手抓着车把,右手时刻准备按铃铛。母亲侧坐在后座,双手轻轻扶着父亲的腰。

父亲骑得很稳,两旁的白桦林嗖嗖地向后退,车轮碾过石子路时,他能巧妙地避开每一个坑洼。我迎着风张开双臂,感觉整个人都要飞起来了。

父亲是木匠,天不亮就要骑着自行车出门干活。傍晚我常盯着桌上用盘子盖好的菜,问母亲,“什么时候开饭啊?”母亲拍开我偷吃的手:“等你爸回来一起吃。”远远地传来“叮铃铃”的铃声,我就撒腿往村口跑,父亲一把将我抱上自行车前梁,变戏法似的从口袋里掏出一包鱼皮花生。

“爸,我想学骑车!”吃饭时我嚷嚷着。父亲扒着饭说:“等有空了教你。”可他总忙,不是做木工就是下地干活。

终于,有一天下午父亲得空教我,他的大手稳稳地把住车把,像牵着一匹小马驹。“左脚踩踏板,右脚使劲蹬地。”我照着他说的做,车子歪歪扭扭地向前滑。父亲小跑着跟在后面,一只只手扶着后座。等车速起来,他喊:“把右脚收上来!”我慌里慌张地照做,居然真的能骑出去一小段。

“爸!我学会了。”我扭头喊,差点摔了个跟头。父亲一把扶住车,笑得眼角的皱纹都挤在了一起,“好样的,快赶上我喽!”

那时候我总觉得日子会一直这样过下去。天永远是蓝的,地里的庄稼一茬接一茬,父母就像门前的白杨树,永远挺拔地站在那里。父亲宽厚的肩膀,似乎能为我挡住所有的风雨。直到那个冬天,我放学回家,发现一切都变了。

那是一个阴沉的冬日,雪下个不停,积雪把土路都泡成了泥浆。母亲没有像往常那样笑着迎我,父亲裹着军大衣蜷缩在炉子旁,脸色白得吓人。

“你爸的手指让刨木机切了。”母亲的声音发颤,我这才注意到父亲右手缠着厚厚的纱布。

“大拇指被切掉了。”父亲试着抬了抬手,语气中充满着懊悔,“都怪我自己大意。”

那台刨木机是新买的,为的是多接点活,好多挣些钱。

“爸,疼吗?”我嗓子发紧。光是想想手指断了的滋味,我的后槽牙就酸了起来。

“刚切掉的时候像针扎,后来上药时有些疼。”父亲尽量说得很轻松。

“你爸尽胡说!血流出来把棉花都浸透了!”母

雨后桂花香更浓

汪万英

嘿,朋友,你发现没?咱身边的桂花,是个不折不扣的“戏精”!晴天里,它活像一位矜持的大家闺秀,香气似有若无。你得像做贼似的,偷偷地、深深地吸一口气,才能从风里捕捉到那一丝狡黠的甜,撩得你心尖儿痒痒的。

可一旦下了雨,好家伙,什么矜持、什么含蓄,全抛到了九霄云外。它把积攒了一整年的热情,混着清冷的雨水,“哗”地一下全泼进空气里!那阵势,活脱脱在扯着嗓子宣告:“这才是本姑娘真正的实力!”

那么问题来了:为啥一下雨,桂花就如此“控制”不住自己了呢?我的鼻子当了整整一个秋天的“首席科研官”,琢磨出些门道。

第一,雨水是位激情派的按摩师。咱们得先搞清楚,桂花的香味藏在哪儿。就藏在它那小米粒似的花瓣里,那些比针尖还小的油细胞,就是它的“私人香水库”。

晴天里,这香水库开门营业,但抠抠搜搜,只开一条小缝。香气分子得排着队,慢悠悠地往外溜达。可雨水一来,情况剧变!成千上万的雨滴,噼里啪啦地打在花瓣上,这可不是温柔的抚摸,而是一场酣畅淋漓的“按摩”!每一滴雨都在对桂花的小油囊呐喊:“嗨起来!”

这一通敲打,等于直接把香水库的大门给踹开了。所以,雨一停,你会闻到一大波浓烈的香气。

第二,潮湿空气是香气的5G网络。光有香气释放还不够,你得能收到强劲的信号。

雨后的空气,那是妥妥的5G网络!空气中饱满的水分子,个个都是热心肠,一见香气分子,立马迎上去:“哥们,抱紧我!带你去飞!”于是,香气分子们搭着水汽,在空气中扩散、狂奔。

这下好了,想不闻?没门!这香气是360度环绕立体声,直接扑面而来。

第三,凋落的花瓣,在上演最后的狂欢。

若是看到被雨打落一地的桂花,你可



投稿邮箱:kjwtxx@163.com